

合肥縣志卷第三十四

賜進士出身廬州府合肥縣知縣左輔纂修

集文第四

碑記

修城碑

元余闕以下邑人

至正十一年紅巾初起淮南自浙西江東西湖南北
又閭閻之地所不完者皆陷合肥之城久圯

可柵成賊大至民賴柵以完其

民幸矣非所以固遁

公議修其城遂發公

夫長百夫長者備小民
發錢無甚費咸喜助
來執事鑾鼓不設鞭朴
作自十三年二月朔戒事九
千七百有六丈六門環爲睥睨設周廬具
飾器門皆起樓櫓相盜所必攻者實之計用木若干
實四百四十八萬用人之力七十七萬八千城成而
盜不至者今期月矣余生長合肥知其俗之美與夫
所不從亂而可與守者有三焉其民質直而無貳心
其俗勤生而無外慕之好其材強悍而無孱弱可乘

之氣當王師之取江南所至諸郡望風降附獨合肥
終始爲其主守至國亡乃出降天下既定南人爭出
值而少不達則怨議其上而不可止吾合肥之民布
衣蔬食秀者治詩書樸者服農賈昏喪社飲合坐數
百人無可譽者無少疾怒不平之色驅牛乘耒雞鳴
而耕朝而息日昃而耕暮而息不合耦而終百畝負
不石之產國帑遺年望而無憾容惟其質直而無貳
心於聖朝劉表
外慕之好故利不能誘強
不能說者木棚猶足
不義者今而得賢使君

與民守之而民之
今至於後日是雖無
有庸田僉事城姑蘇今憲淮
而二郡之民賴之以有無窮
言之利不其溥哉君名世德字元臣也理可
由進士第歷官應奉翰林文字樞密都事中
書檢校肅州僉事爲今官與余前後爲史氏城又余
之所志而未成者也義爲紀之其敦事與民凡共役
之人則載之碑陰

郡城隍廟碑

合肥之城江淮之巖邑也其神祠在肥水南浮圖祖
桂至元中由明教臺寺來奉祠傳其子惠淵孫宗樞
婚作僧舍祠傍樞之子可龍益募人錢爲殿堂門廡
繼又得祠後廢軍廨及夏氏所施地建別殿於其上
龍嘗以役請於皇孫宣讓王助之有司與郡人亦皆
來助龍又克效勞若至畚鍤之事皆自親之或不足
則博貸以從事如斯者凡十有餘年而後克成而城
國悉臣山徼海域咸奉貢職
之故海內之城皆圯不
者也故城之廢爲甚特

者乎龍之爲靈

徒可爲近民者矣郡人白玉張

廟與先王保民之政尚亦有能
其功視防廟甚遠矣其
世傑事神素謹乃代飭碑闕請爲之銘其辭曰阻江
阨濬大邦繼廬夾城於肥萬人以居天作潛阜以殿
其旅神精攸屬靈保攸御赫赫厥燭卓卓厥序綺寮
珠樹呀如鰲呿雕房玉除下有芙蓉冠裳珩琚神容
穆如邦之大夫童旄婦女歲時來胥其容栩栩燔蕭
擊鼓烝衍於下粵神莅予以及斯所昔者之季廬受

其弊臨衝小欄亦莫我既誰其爲之伊神之貽楚人
有戶如杼之變煥寒風雨歲以民裕云誰之佑神之
養汝我相而疆昔爲金湯山川迴翔神其不忘修捍
而域神有舊勞時享其逸式居以敖天子息民燕及
百神神作民主天子萬壽

出林修城記

明高誨

羅澤才在送國所

初豪舉之會以巢取舒屢書不

可達其

氣憤視爲必事地終權世圍之

其

其下是金人以八十萬眾四

土者有封與不守其勢

之策郭振之展胡舜

此我國家承平百四

子履夫矛之屬有老死不知爲

弘治丁巳孔布以妖

南境前太守馬公視城堽完者舉新之

風雨摧毀日復湮場正德庚午大盜

建肅州建肅州餘萬山東河南所過城邑不守者十

已七八當國者恆議淮西以廬壽應陽爲表則建業

姑孰得以襟帶咽喉之地恐不可扼適廬守員缺僉

以武昌徐公當之公初以名御史忤中貴坐廢至是

復命下馳檄授太守符券刻期就道至則視篆方三日卽循城壘周垣計其傾圯五十六處總二百丈有奇而北濠夏淤淺不瀦加以樓櫓蕪落駭謂諸帥曰今日何時也而顧城池不治若是乎於是屬役賦丈召工匠以營其徒庸之計財用之慮餼糧之畫悉有定法以辛未秋七月始作而以壬申春二月告成他

以書器機機

溝塹立砦隘塞水關咸以次舉

未幾城固不敢犯遂去攻破定遠

建彼肆志弗顧嗚呼城之

之在城也雖然方城漢水

如陷無人之境形勢果足

城稱而守以非人不過爲

守亦去兇爲徒搏均有賴

東方則有由甫之臣者所以卒成攘外安內

有在矣予故曰勢在城而機在人也郡伯其

平復置沿城更鋪四十六所城東北二門

弔橋各一暨馬道木棚若干座廬民德之有南仲山

甫之頌鄉耆葛隆陳清暨士庶杜寬楊緯輩磨石徵

言以識其事君子謂是役也在春秋亦當書之予敢

撥其修城大率以紀歲月

重修佑聖宮記

於旻

元帝肇跡武當行祠徧天下吾廬舊有祠在郡城武
定君巷名曰佑聖宮宣德壬子郡守安公至禱雨有
徵驗經歷流達等益新祠宇歷今百年皇上紀元之
嘉禮兆數郡夫旱我郡伯星沙龍公深以爲憂暨同
進府泰和歐陽公嵩推府桂林

曰吾聞諸古有曰索鬼神乃

靈應旣而果兩歲獲有秋

武當欲修是宮後千

道士王守明募緣人韋仲

祖率請命於公公方圖報神

興其成合肥尹馬平劉君良能

乃範像飾金祀之正殿增後殿肖淨

像前設拜殿旁翼兩廡門基亦拓於舊道院

以制稱傳不謂吾廬之一福地矣乎其役始於

德辛巳之秋成於嘉靖壬午之冬秀等介靳清來

託于旻夫敬神恤民爲政當務吾聞敬神而不恤民

者矣未聞恤民而不敬神者也且元帝之祀其來尚

矣至我太宗文皇帝永樂壬辰敕遣勳戚大臣營建

武當宮觀伏讀聖諭有曰至我朝真武闡揚靈化陰
佑國家福庇生民十分顯應蓋爲其有益於國與民
而樂祀之也然則龍公是舉亦仰體文皇洪恩盛德
爲斯民祈報之地耳矧公之在廬正士習重農業鍾

龍興廢舉墜凡可以澤民者無所不用其極
老如父賢如子所謂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

也漢書載孫卿例論哉公名誥字孔錫別號

德辰進士歷郎官游至今

廬

卷

卷

邑建儒學以肅承也又

未然必先資於家塾後世風

里建一社羣里之諸蒙延儒

之以俾邇之燕京達天下無不然合肥計里

有四社亦如之梁古之慎縣也衢市猶存民之

事人古者家三四百羣蒙獨多於他里司教乏人侍

御斗南余公令吾胞時甚念之試邑諸生得陳愚衷

衷矣瀛倅東充有廉潔聲衷其孤遺也爰命教於梁

俾之得食給第社厯久頽廢隆慶壬申歲二月父母

龍匯胡公以省俗過梁見摧桷欹戶徒四壁立風雨

不蔽而愚衷生徒依依誦習其下公憫之大捐俸金
命役董其事而重建焉里鎮耆庶感公之意忻相謂
曰吾侯之舉淑吾子弟也遂競相捐資易料募工建
廳大楹露廈兩楹爲往來使者駐節所書室六楹居
室四楹門不闢成以是月落成傳習有藉不惟愚衷
獲庇而耆庶荷樂育子弟之仁僉謂公之功不

可忘

有七民偕愚衷來徵予言勒

居梁達邑七十里知公

至輒遙謝願聞子日公

衡是重磨售贖交

人經分

能革公不車開

時轉錢散鄉市速之通行不

之民素質愿今頗競訟拮据

人實下事

式止許控一事及數人剖決片

此遺家偽吐舌訟庭清暇矣燕坐琴臺左右

過事獨斷情法允愜公明兩兼矣舊弊卒入事

出案辦者賄公事已籠卒罔或輕重其刑也勾

攝入郵問詠來及雞犬公俾訟者自喚罔有執擾之

之害也捕者獲盜延枝無辜拘釋視賄之有無公深

懲其弊凡鞠盜必據顯跡稍可疑者悉宥之則迫脅

莫施良民安堵也均賦平徭法擬一定徵役視等之
上下公務覈其實凡第等不因里胥登之籍者悉驗
姦財欺隱不行公道可希也一蔬之微必先授錢而
後易施民視識之過不聞投刺而預杜其漸此非出
於心之外者乎若公廉靖之操勤敏之才卓犖之
有郡大夫之譚諸台端之獎不待予之贅者至
茲期會考文計詳周盡不韞珠
月世之舉獲奉讀取則
如行將大起掌握文衡
下權人急思願暨諸

唯唯曰野人何幸而被
講時化別號龍匪舉

新建譙樓記

歷四年歲在丙子春正月合肥新建譙樓成邑

公俾予記予嘗聞令於民最親承流宣化幾務

地繁乃天使聆萍鄉更鼓輒占美政張忠定公信而

勇之說何說也朝而聽政吏胥左右士庶後先裁冠

博帶之辭疾首蹙額之至或矯情鎮物抑莊以莅之

徬晦宴息則聲音笑貌影與形寂矣舞玩者鼠興窺

伺者窺入謹直者竊歎冤抑者號泣此一鐘鼓爾聽
之或達旦追懽或永夜抱恨千萬其人則千萬其聲
身鼓分明邪不分明邪此恆情之所易忽而仁
心警心也仁人者身寄棘院之內心遊閭闔之
外相聞德威洞服號令嚴肅不以晝而張夜而
戢戢羣若畏捕而潛窺徒窠無門而入竊歎者
號泣者

天明月萬籟無聲四境相忘羣

天明月萬籟無聲四境相忘羣

有頌人之德之何分明也美

書聖契者邪乃若漏與時移心

與由平日之斯存達之斯

不爲易悟大哉譙樓

多矣胡侯政孚有素吏

不踰旬日金惟聞鍾鼓之音

無事以覺永醒方來公諱時化隆慶辛

壬浙之餘姚人二尹凌君亮陞四川興文知縣

相繼主君天衢典史易宗程咸樂觀厥成例皆得書

謹記

廬州府重建醫學三皇殿碑記

儒學廟祀孔子儒之宗也醫學廟祀三皇醫之祖也

三皇以道化民民以道歸之超于五帝三王之上自

歷代相傳以來醫者皆師三皇故三皇殿之建由太
醫院達之天下醫學如國子監兩京十三省府州縣
兩學之通祀孔子也公痛民間疾苦委醫學掌印醫
官沈丹盛督同醫官徐逢吉沈逢元董學宣徐道遠
年救濟過患病男婦三萬七千五百名口命
蕭元金督建三皇殿工成合肥曹候爲立
謝記予因是感公梓孔子年譜
也夫殿之建豈徒三皇之靈
三皇氏之道孔
化子之皇之

之禮三臟六腑潤性命陰陽之
氣在人身中宣攝合和譬儒者學孔子
之學者此是入濟世本末先後之道至于修
身之學則秦越人洞見五臟定靜慮止于
神子與民正己而物正焉雖四聖不能面授人
亦不能聞言即悟于一朝一夕之頃唯廟貌
崇焉春秋禮焉朔望參焉瞻之仰之醫學多士豈無
者夫興起者乎倘有一人紹三皇之脈民之命立于
斯人方寸間矣傳之人人垂之世世三皇氏之道與
元會運世相爲終始其機不越乎建殿一念之間施

濟所及視三萬七千五百名口何如也公一念關係
如是之大況天性愷悌愛儒學諸生不啻慈母之于
赤子循循以年蓄善誘會謂九學儒生積日累月口
誦心思竟無興起如醫士者乎必不然矣予望廬陽
主魯信公此義之發不可禦耳雖百世之遠且
見負之者乎此所以不覺重有感而

月朔而落成于仲秋之
鄭縣人萬歷壬辰進士

貞敏才觀治成

爲王廟其仲廟貌森嚴而

維春風之襲也謂不偉歟合

列人文炳輝前莅茲邑者罔

心國事無常事多不次未有若我胡侯

興善政可悉數哉侯以進士來宰茲邑性發天

才諒委負山海之氣挺忠孝之節條約民務祛

邪如霆震驅陰沍然開霽其親和又可掬也非

暇諸生文藝拳拳以孝弟維先以故

主相親慕仰之若山斗焉每朔望必齋沐謁廟恭拜

墀下見堂廡有圯壞亟命工修葺之向語學博及諸

士司馬欲立三坊於學之前俾青衿往來如遊洙泗

以文廟亦爲雕贍眾謝曰如公議實有光於

聽之於是捐俸區費董戒百工架棟高

建扁曰垂教萬世簷牙疊起棖拱參差高

中分三道可容車馬左右二坊曰成德達材

闕巍然頡瓦黝堊丹黃輝燦綠麗宮牆愈增文

比寒士其用意周旋如此諸士

我侯則何藉乎

山作誦以今揆

席士愉悅而

胡

稱俸贊成者則

程請子記者今學博馬應祥

一時共事者有見任丞高幼

待書胡侯浙餘姚人中辛未進

即善矣乃作頌焉其辭曰於赫聖明式古建學

於頌聲是作惟茲淮西聖涯有滋爰作泮水

通有侯莅官姚江杰俊聚聚星躔丕承隆運

其造辰試撫甘棠共憩叢陰宮牆有圮

以既損所需仍新緯楔垂教萬世成德達林

視乃語乃協通懷百工告成閭閻色動勒之碑銘

危符興頌

廬州府重修三橋記

杜璉

廬瀟灑名郡當江淮之衝而紫蓬雞鳴大蜀諸山
實峙乎西其水則由郡城而東會于巢湖以入于
海其勢若轟雷奔騰湍急不可以舟安有

慎於城中者則爲鎮淮爲惠政而

爲浮橋其建舊矣宏治間賢守

八
壽圯矣免溪張公治廬之

修之乃捐俸爲鳩工計

材以麗其公趾伐堅石

金鰲勢侔坤輅而民

經始於乙卯季冬落成於丙

人諱其事予惟天壤之間水

患奏天下之功惟仁智者能之

無恩大智不鑒有經世之遠圖無及人之小

蘇子產乘輿與濟人後見議於孟子以其匪王政

也載觀諸史如武侯之治蜀蘇公之守杭築堤程子

起博求橋才乃知王政之大聖賢之心曠世而同神

有司以此奚可視為末務也哉公在諫垣忠誠天

植論列有補於世邇者出牧吾廬體國恤人罔不事

為之制患為之防勸農桑重學校興利除害善政未
勞悉舉而茲橋獨勒諸石記公王政之一端也觀碑
懷德亦可以知廬人之不忘矣嗣是莅茲土者時葺
而順導之將不為廬人萬世之利也哉惟時郡倅冀
撫董公皆以碩德重望愛民寅恭以贊其事合
簿衆與有勞而兩岸師儒則盡觀厥成稅課分
捐堪延歲再茲

為記而并繫以銘云銘
襟帶騰谿絡連屬夏潦秋
斯犬長虹跨壑老屋橫
易漚不無傾圯時不從

使民民忘其勞不日告

民無病涉六府孔修爲治簡

公以永不忘蜀山崔魏肥水湛

清

屠公祠記

未屠公以監察御史奉命守廬州越二載

二月以疾卒廬之民士無遠邇無不驚惶至

於泣下者時王侯爲合肥尹謂士民之恩匪建祠崇

祀曷以慰之矧公政教深且厚義當血食茲士持其

議謀於前郡邑博士今遷任金君柱議相協於是入

告於今郡伯喻公及郡之貳諸公咸以爲可於是列
牘請於撫按督學凡奉敕監司諸公咸可其請乃合
體民主爭輸七百餘金及無爲六安廬巢舒英霍之
壽司葵共捐俸百二十餘金邑侯殫心營措集所在

葺復三焉構民擴居鳩工庀物度時料力悉更
爲殿四牆肖公像其中爲門之楹視殿數殿之

翼重舊廡又後爲燕室亦如之齋有寢

月隙繚以周垣徑以修術藝

說靡然遠徹且拓西鄰之

春秋祀事之費經始於

十一月邑侯請非記無以啓

生戴冕張昭席輯徐標輩屬

民於茲役愿敢後哉竊聞之

賈曰負賦曰誦時費冗矣莫

賦負矣莫或貸之時誦矣莫或振之病孰加

來廬躬親庶務慨然以康濟爲己任奉身節

綺素袍敝易處之泊如賓客饗饋恆慮過侈

廔獲榷瓜儀戒警鄰壤號多事憲臣開府軍餉

勢皆責之於民每檄至公酌量哀縮十償一二

大率謂頻年饑饉民多流殍則無所出當道素重公

事途多寢適景府之國供費爲亟閭閻洵怖公首下
令曰無輟爾業無假爾財無奪爾力惟我屬指麾底
定他郡騷輒獨廬晏然若無事茲非裁費之冗乎庚
申歲大祲合肥六安爲甚部使未下蠲租之令民方
以不贍常稅實艱公用悉經畫重墨驚之罰益以
得若干金代民輸之父子妻孥賴公相保者眾

歲久民之困此倉庾貯積幾千萬平

人金命富民貿易他境得

境內有山城有雉堞產

有禁公至處其禁

易庵以安興學育才銳意風
舉喪者數十人茲非賑時之
濯搜剔于重仰資其他異政
此不啻千仞之什一爾於戲樂只

大母公爲邑長則撫字瘡痍室家胥慶爲
山鋤遏疆禦魑魅以屏濯濯赫赫所在著聲而
竟以民事勞瘁溘焉不祿不重爲公惜乎公名仲律
字宗豫浙江嘉興人舉甲辰進士邑侯名育仁字延
化江西泰和人舉己未進士云

胡侯疏河建閘碑記

寶子傳

今上歲執徐朞李胡侯尹茲四載恢煥藏隳興榮剔
批殊猷煥焉惠風穆如肥之眾殆於懽聚而呻息歌
場首領作已迺侯則隱然以爲民雖稍蘇未沃其根

德於時博謀諸紳縉耆謀諸三老野謀諸原
之議爲吾民規長利者若干事首艱大則曰
建隄閘以培我邦之勝侯自謂雖不善形家

云云者諸生之根苑水則

凡地之形皆以西北爲

向之弗震厥爲滿

之疎必受

不爲虎墟也匪隄隄則
捕之絲萬而始幾余將借財于公而借力于民
君左右之庶有鳩乎斯議也侯實以福民無已之心
形導勝之舉故一時間者靡不欲竭諂幹并手
首以冀其成而侯遂銳然以是請於郡守監司
吏請大吏聽其議議定矣眾惟需是急侯

故先已檢部藏得撫中丞所積鈔金之贖委塵置之
者至是具牒請爲一方德中丞公處仁長者也慨不
爲難益多候之才且惠牒下之明日候卽罷一切事
許部之歸還矣夫老暨掾舍之能而辦者謝賜帷而行
其於其獻所爲若何壅立藁若何瀉立扁泛城
了選部之中這回而元盡於城東之隅下則金
運應請命

後幾百千丈拓其蹟凡幾
然正德中避寇劇郡
金庫需用鑿復之以滌

入山之下流爲石

石焦今無不漢

此形勝至是則

入不害於膠得以艤閤

之完於王淮澤國之風故中郡之流識

水新津表其疏豁之形自侯造耳夫山川之脈

算而今侈也然昔也闢今也紆昔也潰今也

書也沮隘而廢居今也阜通而肆集徵夫人之力

不及此後所云凝祥導旺取徵尚杳而宜此豐物便

民之利侯所貽固已宏遠矣適興役值歲祲民徒庸

者以受傭錢日得二兩侯實以利百年者兼活吾萬

口又其恩施於不見者是役也貲費則前所請不以半緡需之下而計工命程舉不越於小度扶卹困施而適觀厥成偉且捷侯之功與盛美之弗紀今後
述事其澤而不知其庸何以崇德爰鐫之珉以志不
後德惠政所爲罷踐更書算籍調荒辨清臺稅
幸禪燕禧再飭蠲重以載莫能悉也始附著其

二
謝雲

人

龔萃肅

有專祠建城東

城兩時著民用

外嗣是歲不

德勝門外西南

因與父老子弟議更徙

且無具倡之者逡巡未能也

大觀皇帝臨接爲由來所僅見者幾如雲漢之

冬夏三月不雨壘乃彌甚維是令吾肥者浙

陳公率父老子弟步禱郊壇十日不應因流

涕謂其民曰穀我士女實維稼穡何事今之人昊天

其不惠乎父老則跪而前曰君無涕八蜡有神能活

我因備指其前事謂可以變置得稔也公於時憂民

甚卽頓首於神曰請於神約神能爲時雨滅蝗蝻而
建其困窮當爲神式廓舊觀不數日霖雨滿郡界蝗
蝻悉殄而歲則大稔公肅神之敏也乃躬詣舊趾四
拜謝諸僦回而不去喟然歎曰茲土風氣完聚且長
其間洵地靈也而議者第以近民居而徙之
事神也哉將庀材鳩工又念民方甦而艱於錯
詳書募量爲臨泚共得錢二十九萬四千五百

刊
門樓別壺道房俾

錢糧俱繼於左

七月落成是

如魚之目而為世所
目者其類甚多而視之成則省祭
之福大居多而視之歸安人王戊進

重修佑聖宮記

國朝程汝璞

賦滿天下吾郡佑聖宮不知始於何代考明
海盜起霸州勢甚張延及我廬廬人大震惴
焉計無所出獨有援自北來其部帥披髮仗劍多
神術賊遂殲滅廬是以全遠邇驚傳其事始知為太
極真武神云郡人鼎新是宮四時駿奔禋祀不怠以

覺報也。嗣是郡有雨暘不若境不肅清及人疵厲物
瘼疾者禱輒應應輒若響萬厯中殿前有銀杏一
樹高尋丈候時風雨大作髣髴有黃龍盤踞其上竟

識者謂爲金闕之所化崇禎壬午歲賊陷城
是宮夜見金甲人言寇且至當速去次日寇

以神言得脫神之福佑廬民者歲月流行諸
君且遷矣焉 呂朱殿繼宇侵蕩於風雨鳥鼠

歲久不登咸以爲茲宮

刺守吾和噴清

及元

塗飾金碧

一時盛事

上

事爲銘爲勅悉令耳後生風鼻端出火又何惡乎數
言付貞珉以拜揚其休竊不自量而次其歲月爲記
重修合龍縣儒學記 李天馥

言於予初予故居城側南園去是宮不數百
言與鼎茂禮靈感應父老往往爲予言之甚稔且

事爲銘爲勅悉令耳後生風鼻端出火又何惡乎數
言付貞珉以拜揚其休竊不自量而次其歲月爲記

重修合龍縣儒學記

李天馥

今上御極之十有九年三韓范公時著以成均上舍
來知合肥縣事公開國文臣太傅范文肅公諱文程
之姪孫福建制使范忠貞公諱承謨之猶子山東總
督韓忠獻公諱鼎之子也甫下車見饑饉殘黎嗷嗷坐
於廨助郡太守薛公之佐賑貸撫育之不遺餘力
二年政成民安百廢俱舉乃大修儒學先大成殿
次黼黻次戟星門既告成邦邑諸人士謀後

乃立櫺門而諱曰以予之知今
以少育成爲天下之民師

薛曰居始古今著盛德

良賔不冀知之今君亦不樂聞
進賢制爵賞以貽來者士
侯夫令君之新學重諸士也
君深重金君太有造于士而士忘之不可
德令君而無以爲令君重不可不侯不爲虛美
起列第就令君之事而論知之令君家世姑蘇
代其祖公之苗裔其先代于元之至正間宦籍三
韓遂居焉甚矣宋文正公之子復謚忠宣在本朝文肅
公之子復謚忠貞何先後一轍也不佞聞姑蘇郡城
之東南舊有文宣廟所處隘陋方文正公以天章閣

待制守是邦欲遷之高顯會形家言地勢之勝冠裳
之多莫如南國者錢氏之所作而卽文正公之所卜

遂割其吳隅以建學自是人文濟濟甲天下今

其錫於肥兢兢以修學爲要務多方措置而工

教也得毋念爾祖乎昔孔子作春秋凡工作

僖公興泮宮不書于春秋以爲建

禮而載其頌於詩頌有之

未伊祐令君之畢力于學

匪怒伊矜

有之曰無小

多其廣德心則士率教事也

龍馬忠肅公亮包孝肅公拯

公仲淹比肩事主名德相

若自其卒祖與是役而諸人士日藏修遊息

之中倘亦有則倣前哲以成先憂後樂之志者乎

區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今君作新學校如此

雖然不自居曰此事無是記也卽孔子春秋不書

泮宮之義也余特爲宣布之與諸人士交相勸勉乃

若紀歲月慮財用則錄更有籍在令君勤撫字賑饑

荒革火耗免差徭簡詞訟省刑罰設義學獎多士則

司邑乘在余不佞又何述焉

縣學重建啓聖公祠碑記

李孚青

梅樵之蔭者無忘根本所從生沐江海之波
瀾所自始況大聖人澤被民生功苞大象
我其先甚非所以尊經隆至道也我

翁想龍啓聖尊聖人之先益以尊聖人

正下鄉鄉龍邑儒學本所爲啓

六藝已歷數千春秋矣

余無常伯祠無常

之世不敬孰

然以修廢爲己任

之誰何居爰度地

謀茅鳩工剏建竭首宿之貲

作脣皆手自經營力苦不贍而

多士共爲樂輸以漬於成今廟貌聿新祀有常

之啓聖之靈聖心其有慰乎先生少年領鄉薦

文章彌中彪外久已膾炙人口故其服膺聖教

與文治有若此者且於及門諸子日有程月有課

汲其尤者每望六試以七藝飲食教誨寒暑不倦昔

文忠子講學河汾而王珪魏徵之徒北面問道胡翼

之教授蘇湖而錢藻范純仁輩皆出其門先生之玉
汝族成者不可謂不至矣前安先聖後開來學先生

蘇軾集

或於啓聖祠之鼎新而竝及之先生諱

齋己酉舉人江寧府溧陽縣人

修城碑記

失名

或

或

以爲民也爲民者若錢

心哉然使係聚不完寇

或

能故古之時必

解翰而城即城郭

或莫有先於此

以望汝光南通楚

吳藩籬則離四面

今年以來北荒石湧譙櫓

其禍不遠乎此其故何也一官如寄視

舍苟喜時未加於心真與秦越人之肥瘠等耳

侯李公奉簡書來守茲土慨然曰廬城煙井

集而德重弗飭若處漏舟非余之責而誰責乎顧

其勞與費俱稽諸經制則無名問之蓋藏則

將安出適有以勸輸之說進者公曰歲方凶

邑之人質遷不暇縱心焉慕義如汲長綆短何余

寧飲冰茹蘖捐薄俸以圖竣事可也時

于踐祚之元年農事甫休公乃練時日構木石命

水契相其傾圯者更新之罅漏者補葺之至

辰諸門成樓久廢槩命增修以爲巡邏防禦

預定不三月而工已告成於是紳士耆老

其上見夫雉堞崢嶸商賈輻輳炊煙四起

公之心曲所致也又見夫龍起夔伏

森皆我公之德輝所被

盈事然則是役也

輜荒政則因

以之舉而善備

以之舉而善備

失名

贈司理李公祠者河南永城李公諱哲字叔明
公天資卓犖智絕人由進士歷任民部所
有聲中司理廬陽廉而明嚴而恕當明之季流
賊直薄濠下公以專城重任百計禦防一日渠魁登
北門官吏倉皇不知所措公神色從容命礮以砲砲
不發公憤而祭之一發而賊遂灰燼城賴以全此非

公之心乎國心乎民而精誠之感格有與神明無間
者能如是耶公旣歿鄉人私設祠祭用報萬一崇禎
五平賊復陷城焚民舍竝燬公祠我朝定鼎後鄉

德不衰再謀建造適值公之同堂兄孫嵐如
盧陽四郡捐助落成迨康熙丙子復爲謫

春秋血食歷今已四十餘年矣乾隆

辛亥邑卽公之仲兄松存公六
創烈作育人本爲先務凡

有莫不竭力培

人頌厥德是捐

司理公之德

緜晦而我侯之

之粉飾輝煌赫然壯士庶

入立心行政一一守其家法初

以其次焉山賢能清正之聲口碑嘖嘖及特簡

新舊繁健人戴星出入猶有不及事者而我

器如也每決一獄人人稱快以爲司理公復

能如課農勸學保善禁姦諸惠政不可殫述麗

玉庶感激無以報於是立長生木主奠於司理公

之祠而位其次夫世德作求均堪俎豆在我侯之祖

孫輝映史傳所載亦間有之獨念胞邑自明迄今屢
遭陰庇而皆出於永城李氏則固我胞之奇邊也夫
重修奎樓碑記

王永烈

郭提拓城移建儒學於景賢書院即今學
巽隅地勢稍下舊建奎樓以祀奎星今僅
郭郡守王公廣倡議修復迄今四十

年陽湖左侯在邑威惠廉

命建閣下總

泰血輪之金

檐絳疏四達

春正開七月落成我侯

儒者弗取惟是興廢舉

也昔人建斯樓於四達之衢以彰高

人觀瞻相勸勉於學其斯爾士民者

名爵祿云爾哉按孝經援神契奎上

守王公祿後史記天官書謂樓富易奎名魁

知顧寧人已該因文祀魁爲謬今仍以奎名之

也下閭邑士民感侯鼓舞作新之至意皆爭自濯磨

退屬是拔貢生王永烈記之勒石以志弗謬侯名輔
字

陽湖人乾隆癸丑進士

縣志卷第三十四